

春风小说文库

CHUNFE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XIAOSHUOWENKU

去明天的路上

QUMINGTIANDELUSHANG

洪峰
著





洪

峰

著

去明天的路上

QU MINGTIAN DE LUSHANG

© 洪峰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明天的路上/洪峰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春风小说文库)

ISBN 7-5313-2352-4

I. 去… II. 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③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④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24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28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11.625 插页: 2

印数: 1—3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封面设计: 耿志远

责任校对: 朱立鸿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洪峰 吉林省通榆人。读了小学中学大学。当过中学代课教师、制砖厂工人。1982年初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去白城师专中文系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84年到吉林省作家协会《作家》杂志社工作，现就职于沈阳市文化局。

他的小说被列为中国新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个人的创作则呈现出愈加独特的风格。如今洪峰及其创作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各个大学的中文系都要列入课程，也是攻读中国当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的学者研究的对象。在各大学所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中，大都将洪峰及其创作作为重要的具有文学革命性质的现象进行研究。他的作品还分别被译成多种语言文本，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对象。

**我寻找自己的真实面貌
世界形成之前它已形成**

——叶芝《扭曲星》



老兔子回忆录

对于人来说，十八岁或者二十岁都是最富裕的年纪。在这一段时间里，年轻显示出拥有未来的优势，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有时候甚至为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拼斗得你死我活。生命对人类大约太富裕了，就像兔子身边的草原一样无边无际。中国古代的一个诗人这样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定是从草的生长看见了人类的生生不息，但人的个体面临的总是可以单纯到算术的加减法，十八岁或者二十岁只是这个人全部生命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他们实在有理由珍视剩下的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可悲的是这是一些非常容易冲动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他们和我们一样，变成单独的或者成群的肥料，也形成空气中的一部分养分。我是说死去的东西也是活着的东西的生存基础，每一座墓穴或草原腐尸都有可能成为你明天的食物。我的意思是说：十八岁或者二十岁或者八十岁死去都一样，对后来者都一样。当然了，对于人类来说，十八岁或者二十岁的确是那种最不可思议的年龄。

对于兔子来说十八岁就显得太老了。十八岁的老兔子和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差不多一种模样。我的问题是连草也吃不动了，最嫩的草对我来说也相当于啃骨头。我知道只有那些食肉类动物才能这么干，譬如狼、狗、虎、豹一类可怕的东西。我用不着担心

这些东西，它们早就被人类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只需解决吃饭问题就行。但没办法解决，我们没有牙科医生，装一口假牙是人类的专利，十八岁的老兔子只有趴在这里等死了。这是很无奈的命运，我可以在等待中想一些有哲学意味的事情，比如人类在这种时刻会想些什么，比如两三岁的兔子正干些什么，比如长寿的海龟和大象怎样熬过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光？

无论怎样你都会产生许多疑问，凭什么无所事事的乌龟王八们就可以活得那么久？凭什么两条腿的人类就可以把兔子养肥了然后再杀掉吃了？当然，凭什么兔子就可以吃草？还有，为什么兔子的性交弄得如此简单而人弄得那样复杂？还有，我一直想不出公鸡和母鸡的勾当是怎样完成的，哲学家们因此用一个奇怪的问题弄得人类深刻得像几十亿粪便：“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他们本该这样难为自己的：“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先有子宫还是先有睾丸？”“先有人类还是先有兔子？”人类就是这样，不去关心自己的死活，只去关心那些让自己变成狗屎的东西。十八岁的人类只是一些备料，而十八岁的兔子则无论如何都有资格充当智者了。

这都是智者的想法也是行将就木的老兔子留给世界的最后一点垃圾。

夜幕降临之前，太阳对我似乎格外关照，金黄色的余晖在草叶边缘留下水珠一样温润的气息。一群苍蝇抓住最后的光亮探索老兔子生命的奥秘，但这些东西只有在我死后才有机会享受晚餐，它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在它们嗡嗡的飞舞声里，我只看见一只鸱鸒在盘旋。我想我认识这只鸱子，它几乎和我一样老，我不能看见它死在我的前头，这无疑绝妙的讽刺。它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它一直没能记住人类的语言：“人老奸，马老猾，老兔子鹰难抓。”即便在老兔子还年轻的时候，这只鸱鸒也未能成为胜利者。它一定非常羞愧。好了，上天有好生之德，老

兔子的肉或许让这只飞翔艰难的东西延续生命，这肯定是对求生者最严厉的刑罚。

天已经黑了，我相信自己又有机会迎接明天早晨的太阳。夜晚的露水就如同生命之泉，虽然偏爱那些年轻的生命，但它在挥霍之后剩下的星星点点就足够老兔子等来明天。或许，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那只鹞鹰已经永恒了。

老兔子的身体几乎没有了水分，它的毛已经脱落得露出了皮肤。其实情况比它想象的要坏，蚂蚁已经开始在那些袒露的部分咬出一些东西来，渗出的血丝很缓慢地淌下来，很快凝结成痂，苍蝇就在它周围起起落落。夜幕的降临给老兔子带来一些希望。苍蝇撤退了，只有十几只蚂蚁还在忙碌，老兔子的心情似乎也开始平静，它咬住青草，象征性地咀嚼。一些汁液流出来，老兔子吸吮着，它的两只眼睛在太阳消失的那一刻很明亮地一闪。它告诉自己，十八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兔子相当于长生不老的年龄，简直就是兔子精了。老兔子不知道海龟之类的动物怎样计算自己的时间，也不知道蚊子之类的东西如何计算自己的年龄。当生命用秒去计算的时候是一种样子，用天计算的时候肯定又是一种样子，用日用年计算当然又会有所不同。老兔子有自己的计算方法，它曾经让大约四十五只母兔六百五十次怀孕，大约有两千个儿子或女儿，这里边还包括乱伦之后生下的大约一千二百个儿女。老兔子不知道是否值得骄傲，但回忆的结果使它觉得交配的过程太过简单，简单得无法回忆。它耳边只停留着自己“咕”地一叫，那是完成射精时发出的叫声，它总共叫了一千多次，也就是说并不是每“咕”一次都会生下小兔子，于是骄傲的苗头终于被羞愧和遗憾取代了。老兔子想到人类的时候，放弃了羞愧和遗憾，一个活了八十岁的雄性男人才真正该羞愧和遗憾。它知道有许多男人一生中 and 百多个女人性交，“咕”的次数有几千，也就是说射出的精液可以装满暖水瓶，但没有一滴变成活生生的孩

子。他们都白费了力气都白白地“咕”、“咕”、“咕咕咕”了。老兔子笑了，觉得和无所不能的人类比起来，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和价值，因而死亡也就显得多出几分温暖。

老兔子需要睡一觉了，这或许是有梦幻的最后睡眠了。

不很确定的时间(19~?—20~?)环境和人物

张东友正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卖肉的小商人，他认为这应该是幸福的太阳真实地升起。每天早晨，张东友都赶在日出前离开他的家，一辆三轮拖拉机载着他一天的希望驶出村庄。早晨的空气里总是裹着湿漉漉的水珠，太阳升出山坡的时候，张东友甚至能看见半空中色彩缤纷的小太阳，它们闪烁着在年轻人四周碰撞，比马达的轰鸣声更加刺激。出了村子一直向东的沙石路在年轻人的眼中一定是通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在路的尽头一点点爬升，在爬到和张东友齐眉的时候突然就灼热了，张东友就是在这种时刻进了岭东菜市场。幸福的太阳就在这里真实地升起。

“如果……”亚特兰大似乎有些犹豫。

“你说你说。”张东友催促着。

“能让人看上去更卫生，会更好些。”亚特兰大说，然后提着长长一片里脊肉离开，T恤衫后背上的那只奇怪的小动物朝张东友挥舞一只球拍，它的脸上带着比它本身更加奇怪的微笑。张东友不认识那只球拍，亚特兰大告诉他那是网球拍，打一种比乒乓球大一些的黄色带绒皮球。亚特兰大还说了那只小动物的名字，张东友没能记住，在他的字典里，找不到那个同样奇怪的名字。这一点都不重要，张东友想，我知道了亚特兰大。

时而短促，问题只在于亚特兰大并不能天天买肉，没有谁会天天买肉吃，亚特兰大总要隔五六天才会买一次肉，大约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的傍晚，亚特兰大会在张东友的视野里出现，径直走到张东友的摊位前，张东友从案板底下拎出一条粉红色的里脊肉。这天傍晚的归路特别短，张东友觉得回家回得太快了，他甚至不能平静地面对站在村口路边大树下迎接自己的吕小毛。这种时候，张东友觉得历史突然倒退了几十年，这个站在树下扯着衣服的吕小毛就像一个眺望负心汉子的痴情女子，金红色的夕阳抹在他所能看见的物体上，就如同一出悲剧的最后美丽，张东友的心情马上就随着这种美丽昏暗下去。这种时候，张东友才意识到自己离亚特兰大是多么遥远。

张东友和吕小毛并没有婚约，但村子里的人都认定张东友和吕小毛睡进一个被窝只是时间问题，如今的年轻人自由解放，早就睡了也未可知。吕小毛在村口等待张东友，没有任何人觉得失态。同龄人在这种时候把开小毛的玩笑当作乐事。吕小毛不知道，一些年轻人在玩笑过后很受刺激，他们在共同的心境中寻找自己的异性伙伴。在吕小毛等待张东友的那段日子里，刘志友和刘启珍在太阳入山后钻进了苹果园，在蚊虫的骚扰下不屈不挠地完成了玩笑暗示的事情。刘志友在此之前开吕小毛的玩笑，说“等汉子等不及了吧？我也一样的。”启珍在小毛身后格格笑，小毛红着脸回击刘志友也捎上了幸灾乐祸的启珍：“有本事让启珍看看一样不一样，别在我这儿过嘴瘾。”乡下女子在这方面从来不肯输给男人，这里的人开玩笑很少离开裤裆区域，无论怎样含蓄，总是要扯开裤子亮家伙才解恨。小毛说完之后所能想到的大约只是张东友，她大约和许多女孩子一样想得脸都红得快出血，这时候她不可能看见刘志友和刘启珍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村口，启珍走在前面，志友跟在后面，他们远离了人迹之后，志友追上启珍，“你想不想看看？”启珍说：“你真缺德。”志友拉住启

珍的手，启珍没有挣脱，志友就知道启珍的确想看看。

张东友自从开始了他的卖肉生意，心中就多出了一种很清晰也很朦胧的理想，他觉得自己有了钱就能够跟城市人一样有身份，但城市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东友也弄不十分清楚。这大概是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乡下人对城里人天然的敬畏。在遇到亚特兰大之前，东友认为自己的这种理想相当遥远，它时时看得见又每每不能触摸。现在的情况似乎改变了，仿佛真的看见幸福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

亚特兰大亚特兰大，东友已经知道那个美国的城市正在举行第二十六届奥运会，那只奇怪的天蓝色小动物就是这届运动会的吉祥物，张东友想了大约一百个名字还是觉得亚特兰大最让他喜欢，这个名字甚至埋藏了张东友对那个理想的敬畏和欣喜，还有，单单它的发音就已经告别了东友所习惯的语音，亚、特、兰、大！实在是潇洒和洋味儿十足了，东友理想中的那个人必须洋味儿十足。

这座城市在东友的童年记忆里是高大的楼房和冒烟的汽车拖拉机，最深刻的回忆在一家饭馆，有女人端上饭菜，东友和城里的舅舅坐在方桌旁边。此后的十几年间，东友再没有机会进城，直到他学会了杀猪剔肉，并且想到了进城卖肉。城市在十几年后更加漂亮了，东友也用不着对高楼和汽车惊叹了，他自己有了手扶拖拉机，还有了进饭馆吃饭的资格，但能在岭东菜市场租下摊位还要靠舅舅帮忙。在城市里，东友毕竟是乡下人，虽说不至于掏出家伙随地撒尿，但对城里人的敬畏还不能马上消失，他知道先要人下人方能人上人。东友的人上人可不是要骑在城里人脖子上拉屎，他只是希望自己和城里人平起平坐，比如说穿西服扎领带和姑娘跳舞。

岭东菜市场是城市东头最大的市场，有五六排摊位，上百户小贩，鸡鸭鱼肉白菜土豆茄子西瓜，从早晨到晚上，这里总是有

买主。菜市场东西向很长，大约一百多米，东友的摊位在最东边的第二排，他的前边和后边分别是卖肉和卖蔬菜的。在男人里边，张东友不是最年轻的，但他是最有文明微笑最肯让秤的一个，亚特兰大能够定时定量到张东友摊上买肉，肯定是看好了这个小伙子肯让秤并且用语文明还有一种城市人才有的微笑。

菜市场的南边有一条很宽阔的柏油路，就是这条路可以让东友回家。路南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中学，每年都有一百多学生考上大学大专。东友进过校园，他看见校园里有几万朵红花黄花还有几十排绿油油的树木，还有他在读小学时玩过的单杠双杠和篮球场。东友心里曾经产生过很沉重的悲伤，他想自己如果能来这里读书该多牛×，但如今他只能在街道对面卖肉。猪×！他骂。

菜市场北边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果树林，果树再北边是通向海边城市的铁路。张东友还没打算坐火车去海边城市观光，他必须获得城市人的那种样子以后才会去，他可不想在蓝色的海洋旁边出丑。起码要穿西服扎领带，最好是穿一件亚特兰大T恤，戴一副很大的太阳镜。这些东西弄到手只需要钱，他有钱但他知道除了钱还差点东西，就是城市人脸上的那种牛×样子，就是那种什么都不在乎很冷漠很牛×的样子。东友现在还拿不出那种样子，他曾经对着镜子拿过，但横瞧竖看都像电视里边的香港小流氓，还是那种从内地刚刚偷渡过去的土流氓。东友拿那种牛×样子给小毛看，小毛看了一眼之后就捂上眼睛，说：“真吓人，跟城市人似的。”

东友有些吃惊：“操！城市人就这样子？”

小毛说：“就这熊样儿呗。”

东友说：“你这×真是傻得厉害，不跟你说。”

吕小毛平时跟东友也这样骂，骂的时候心里真有热浪汹涌，一边骂一边就想掐东友的肉咬东友的肉，这一回没等东友躲避，小毛已经转身走了。

东友叫：“小毛小毛！你这×还真生气啦？”

小毛回头说：“刚进城卖了几天的肉，就瞧不上乡下人啦，我惹不起还躲得起呢。”

东友看小毛真的生了气，意识到自己确实有点忘本的思想，连忙追上小毛，说：“我傻×行不行？”

小毛一扭屁股拨开东友的手，“你怎么能是傻×呢？我牛×我傻×。”

东友说：“说来说去怎么都是那玩意儿？”

小毛这时候才觉得不好意思，心里边却产生出很爱情的东西，抓住东友的胳膊就咬了一口。

一般情况下，挨了咬的东友就会抱住小毛脸上胸上乱咬一阵，他当然不能使劲下嘴去咬的，两个人有点像两只啃痒痒的小猪或者小狗，一边假咬一边在地上乱滚。村里人猜得并没太大的出入，两个年轻人那种样子无论如何都要来点真的，在辽东半岛南边的村里，来点真的并不十分困难，这里的人离海洋很近，经常吃鱼吃肉，来点真的总是顺理成章非常合人性的。来点真的并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至少和终身大事没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只不过是因为鱼和肉太容易吃到了，它们孕育了过多的精华。

张东友和吕小毛记不清这一回是第多少回来真的，他们和往常一样来完真的就心满意足地各回各家，都可能想到了结婚的事，但谁都没有提。这种事用不着操心过早，弄不好让对方看不起，真就是傻×了。显而易见，这或许也是当地风俗一种，何时形成不得而知，反正张东友和吕小毛都没有兴致考察地域文化史，这些事自然而然会有作家学者去干，他们大部分都患有窥阴癖，最适合干这种勾当。东友和小毛都是健全的年轻人，他们更适合来真的然后回家睡觉，在那个夜晚，两个年轻人会睡得格外香甜，什么梦都不做。那种梦谁愿意做谁做，还是留给窥阴癖们做吧。这些年轻的乡下人明天还要挣钱还要干别的呢。

果树林西边是城市居民的一片住宅楼，张东友相信亚特兰大就属于住宅区的某一幢楼房的某一张窗子，他曾经几次看见亚特兰大从楼群的水泥甬路走向菜市场，穿过拥挤的人群走过来。

环境：村外和市区

这种场面对张东友来说，永远是惟一的经验。进入人类传说的张东友，则变成了时间和事件的重叠符号。那个少女走进这个菜市场就如同走进了正在旋转的台风眼，她完全可以平心静气地对待周围的男人投向她的目光，作为一个女人，她在生命深处就可以洞察那些目光的本意，实际上，异性的注视是一种欲望的放射，它能射穿异性的身体引起这个人的战栗。从姑娘苍白又转红的脸上，时间能领会一个已经成熟的女人心里的激动和胆怯。张东友远远就注意到了这个穿鹅黄色连衣裙的少女，他的眼睛穿透了笼罩在少女四周的欲望之网直接被少女战栗的肉体吸引了。

这时候的女孩子还没有意识到她的出现会动荡某一个男人的整个人生，她的眼睛也没有连接张东友的眼睛，她从木床上猪肉的成色选择自己驻足的地点。她肯定无法分辨哪一种肉是她所需要的，她只领会了瘦猪肉的意义。当张东友把一条暗红色的里脊肉握在手里伸到她眼前时，她马上被吸引了，那是一条五六厘米厚直径一尺多长的暗红色扁圆形的鲜肉，没有一丝让人讨厌的猪油和肥肉。

“你一定是想买精肉。”张东友在姑娘即将转身重新从头走过时伸出了那条精肉。“这是里脊。”

姑娘站住了，她的眼睛流露出的喜悦让张东友的小腹产生出一股灼热。“要它吗？”张东友问。

“它……会很贵吗？”姑娘的眼睛一直盯着肉，她伸手把里脊抓在手里，甩了甩，里脊仿佛依然活着，它在姑娘手里快乐地跳动了儿回。

张东友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按普通肉的价钱卖给你，六元五角一斤，这一条大约八块钱。”

里脊继续在姑娘手里上下跳动着，张东友觉得它就要挣脱那只白嫩的手掌飞出去。“为什么？”她问，这时候她的目光对准了张东友，张东友觉得自己的衣服在这一瞬间被剥掉了，他有些张皇失措。

“不要拉倒。”张东友看上去有些发怒了。

姑娘格格笑了两声，她掏出十元钱递给张东友，张东友找回两元钱，姑娘接过的时候，说：“我记住你了，下次还到你这儿来买。”

张东友说：“没问题，永久性优惠。”

“为什么？”姑娘再一次问，还那样看他。

“不要拉倒。”张东友再一次发怒。

姑娘以同样的声音笑了，她说：“你这个人挺特别。我会记住你的。”然后她装好精肉，对张东友挥挥手，然后像一只黄蝴蝶那样飘进人群消失了。

“小伙儿，你这回赔了。”东友身后的菜贩子说。这是一个中年妇女，她肯定更懂得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你除了赔钱，什么都得不到。”

前边的肉床子是一个和东友差不多年轻的男人，他说：“看不出来，这小姐子还真有股子浪劲儿。”

张东友没有说话，他的眼前一直是那条精肉在少女手里跳跃的三维动画，还有姑娘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他想起了乡下人的顺口溜，眼大浪水多，能够淹没男人。张东友收拾完肉摊，走到菜市场边上，装好车就发动了马达。

这时候太阳还很高，张东友第一次在回家的路上面对了火辣辣的太阳，他汗流浹背光想见到吕小毛。

张东友的车速一点点慢下来，他头一次能在行驶中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张东友很惊奇地注意到自己生活在被丘陵环抱的盆地里，一座连一座馒头形状的山丘让他想到了吕小毛坚实的乳房。他还头一次发现山丘上斑斑驳驳很少有树木生长，有一条小河经常从道路横穿而过，车轮溅起的水花在身后闪出太阳的光芒。他的车就行驶在丘陵之间，巨大的山影让张东友觉得自己很微小。太阳还在天空的时候，张东友回到了村子，他下了车就朝吕小毛家走去。吕小毛去田地干活了，张东友去村西的菜地。那里有一片塑料菜棚，吕小毛家的大棚就在倒数第二第三排。接近菜棚的时候，张东友觉得自己的梦想有点可笑，那姑娘的出现对他的梦想是一个微笑的警告，他的梦想应和眼前的塑料大棚里的吕小毛紧密相连，城市女人难道比乡下女人多出什么少点什么吗？张东友充满恶意了，他想干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好坏模样分，吕小毛哪里也不比那城里丫头差，都是眼睛大都是两个高挺的大奶子。

吕小毛出了大棚，“你今天怎么回得早啊？”

张东友说：“想你呗，钱也不想挣了。”

吕小毛说：“说嘴吧！谁信你的花言巧语。”

张东友说：“×养的怎么说话呢？我热火朝天找你，你给我来这个。”转身就走，他想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吕小毛说：“嘿！嘿！嘿！你今天是怎么啦？你找我这么一回就劳苦功高了是不是？你可有不怕苦不怕累的时候。”说完反身进了大棚。

她妈妈正在里边忙，看见女儿进来，说：“你们高声大噪乱叫什么？也不怕让村里人笑话。”

女儿说：“谁笑话谁呀？我又没和哪个男人都搞。”